

楔子 校園傳說

「長這麼醜，功課又爛，還敢喜歡學長，簡直是丟學長的臉！」

「就是嘛，一想到妳竟然跟我喜歡同一個人，我就渾身不舒服！是誰准許妳跟我喜歡同一個人的？還送什麼小餅乾，噁心死了！」

「一定是我上次給的教訓不夠，這次在頂樓，沒人救妳，看妳怎麼辦？」

「妳聽好了，要是妳敢告訴老師或別人，我們就公佈妳哭著求饒的裸照！」

「哈哈哈哈……她一定不敢的啦，俗辣！」

「把她鎖在頂樓吹冷風反省一下好了，反正她消失也不會有人發現，就說她翹課。」

「這個提議好，等放學再放她出來……」

為什麼要這樣對待她？

她抱著頭，全身發抖的瑟縮在牆角，直到聽見「砰」一聲鐵門被關上，才抬起爬滿淚痕的臉。

兩頰各有兩個清楚的巴掌印，地上散落好幾根被扯落的頭髮，手臂和大腿到處是被捏、被掐、被打出來的紅痕，裸露出來的胸脯上還有一個明晃晃的腳印，她顫巍巍的將被掀到大腿根的裙子拉好，接著才慢慢扣上制服的鈕扣……

她不懂為什麼同學要這樣對待她？

她長得醜，功課不好，家裡窮，又內向害羞，所以就罪該萬死嗎？一不如意，就可以打她或羞辱她出氣？她現在才國二，這樣的生活，她要熬到畢業才能解脫嗎？

不曉得哭了多久，等眼淚再流不出來，她又餓又累的抬頭，這才發現天色已然變黑。

那群人會不會故意忘記她還被鎖在這，然後讓她獨自留在頂樓一個晚上？一想到這個可能，她勉強起身，踉踉蹌蹌的走向唯一的出口，拉了拉紋風不動的鐵門，看來那群人是真的丟她在頂樓自生自滅了。

不！

她不要留在這裡！

「有沒有人啊……我被鎖住了……救命……」

不可能會有人的吧。

這棟樓是學校最偏遠、已半廢棄的教學樓，聽說年底就要拆除改建，放學後根本不會有人靠近……

「嗚嗚嗚……放我出去……放我出去……」

她想回家，她不要被關在這裡。

她要回家……她好想回家啊……但誰能來放她出去？

她喊得聲嘶力竭，努力拍打鏽跡斑斑的鐵門，巨大的聲響一次又一次迴盪在空曠的頂樓，卻沒有半分回響，她絕望的將背倚著鐵門，慢慢滑坐到地上。

不會有人發現她消失的。

同學不會，老師不會，也許連整日忙著工作還債的父母也不會發現。

如果她真的消失了……

望著黑沉沉的天空，她無意識的一步步走到牆邊。她想，要過多久時間，那些人才會發現她消失了呢？

反正她不被需要，連她都討厭這樣的自己……死掉了，人生就可以重來吧——好想再見父母一面啊。

一躍而下的瞬間，她的腦袋劃過了這個念頭。

「啊啊啊——頂樓有人跳下來了！」

「什麼？在哪裡？」

「妳看錯了吧，根本沒人啊。」

三名路過的學生狐疑的看向前方的五層樓建築物，然後又看看地上，哪有什麼人？

「可是我真的看到剛剛有人掉下來啊……」

「大概是天色太暗，看錯了啦！」

「是這樣嗎？」

「欸，你們有沒有聽過我們學校流傳的一個傳說？」

第一章 試膽邀約

拎著一袋剛在附近買的包子饅頭，小飛機心情很好的在嘴裡哼歌，一邊走向那間位在三角窗的顯眼店面——日春古董店。

小飛機是轄區基層員警，剛從刑警隊調任過來幾個月，巧的是，轄區裡這間同事口耳相傳的古董店恰恰與他有一些淵源，店老闆戚月桂乃是他前任刑警隊隊長戚樂的大堂哥。

小飛機篤信鬼神，因在職期間經歷過的種種不可思議，兼不堪回首的離奇命案事件，對宮廟世家的戚家人至若神明，一得知老闆正是戚家人，這間古董店立即成為他的心靈避風港。

哪怕上次的案子讓他發現這間古董店好像「怪怪的」，使他一度望之卻步，不過俗話說的好，好了傷疤忘了痛，戚家神人多，據說還有人養小鬼咧，在古董店裡養一隻「看不見的寵物」好像也沒什麼大不了？主人在家，寵物總不至於造反是不是？

想通這一層，小飛機頓時安心，又開始各種抱大腿行徑——江湖在走、驅鬼的關係要有，這話總是沒錯的！

推開古董店大門，小飛機熟門熟路的走向泡茶桌，這時段古董店小店員多半正在寫功課……

「嗯？小鴉，你沒在寫功課啊？」小飛機詫異的放下袋子。

真是天要下紅雨了！史上最勤學的國二生小鴉，十次來十次都看到他在念書或寫功課，今日竟反常坐在電腦前上網？

「查一些資料。」小鴉朝他點個頭當作打招呼。

小鴉是「日日春古董店」唯一的店員，因父母早亡，在親戚同意下被老闆收養來店裡。以年紀來說，他跟小飛機差了快十歲，喊聲「哥」也理所應當，無奈小飛機在他眼中的形象實在慘不忍睹，人又隨和沒架子，索性就當朋友輩了。

「查資料？什麼資料？上課要用的啊？」小飛機自來熟的湊過去，一邊劈里啪啦地道：「現在小孩跟我們以前學的真的差很多，以前回家作業哪能用電腦查資料啊，家裡窮的咧……嘍？嘍嘍？碟、碟仙！」

看清楚螢幕上顯現的資料是什麼後，小飛機反應極大的倒抽口氣並瞬間往後跳開，活似那台電腦有毒。

小鴉淡定的瞥他一眼——這就是為什麼小飛機身為警察，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卻一路探底的主因。

小飛機怕鬼，而且是超級怕鬼！他會從刑警轉調到這個轄區，就是因為受不了當刑警時層出不窮的靈異事件。

「你、你查碟仙要做什麼？別告訴我現在學生上學也要研究這個！還是說你終於要爆發隱藏的黑暗屬性去危害世人了？」小飛機面無血色。

果然！這間古董店大有問題！能打能殺能放槍的小店員確實是隱藏版人間凶器啊啊啊。

「你腦洞開太大了，這不是上課要用的資料，我也沒有黑暗屬性OK？」小鴉翻了個白眼。真不愧是下班老愛看靈異片和打電動的宅男警察，滿腦子想的都是些什麼啊？

「那你為什麼……」小飛機狐疑。

「最近班上有不少同學迷這個，我就隨便看看。」小鴉答。

他知道碟仙，但從未認真研究過，身為「通天巫族」的烏家後人，碟仙之類的遊戲之於他實在太過旁門左道。

「你要跟班上同學一起玩碟仙？」小飛機震撼了，「不是啊，你會通靈耶，那你要去玩碟仙豈不是開外掛？而且你都會通靈了還玩什麼碟仙？跟鬼聊天聯絡感情嗎？」

「你是哪隻耳朵聽到我要跟同學一起玩碟仙？而且通靈跟碟仙是兩碼子事，嚴格來說我那個也不叫通靈好嗎。」小鴉糾正道。

正統烏家人只與神祇通頻，血統不純者才會淪落到跟陰靈相交，且有諸多限制，與一般宮廟的通靈文化不同，但這些就沒必要跟小飛機解釋太多了。

「不然是叫什麼？」小飛機傻傻的追問。

之前的兒童連續失蹤案，小鴉為了幫忙找小孩，就弄了個能跟失蹤小孩的「眼睛」連上線的招數，簡直嚇死人，他差點都要以為古董店有拜邪教了，那都不叫通靈，什麼才叫通靈？

小鴉沒回答，顯然是不想接續這個話題，小飛機只好自己找台階下，「好吧，不一樣就不一樣，但有你一起玩碟仙，那場面肯定很刺激……嘍嘍，你同學會嚇死吧？」他已經開始遙想那個畫面了。

「什麼場面很刺激？」戚月桂的聲音徐徐從樓梯處傳來。

「戚老闆，小鴉要跟班上同學一起玩碟仙。」小飛機立刻報告甫下樓的店老闆最新消息。

「就跟你說我沒有要一起玩！」小鴉受不了的申明。小飛機到底是耳朵有問題還是理解力有問題，他只是因為班上同學最近又開始風靡這個，才想說上網看看相關資料，並沒有要一起玩好嗎。

「喔？那麼無聊的遊戲現在還沒退流行啊？」戚月桂聞言興致缺缺。

「戚老闆以前有玩過？」小飛機好奇。

「小時候玩過，怕鬼不敢進宮門，我們還特地跑到山裡玩，後來來了幾隻鬼，但問的事不準，芙蓉很生氣，說還不如回家問阿九，就把他們殺光了。」戚月桂回憶。他記得回去後眾人還被阿公罰跪，說是濫殺陰靈有損陰德。

「是、是這樣嗎……哈哈哈……」小飛機乾笑。好好一個恐怖的碟仙遊戲怎麼到戚家人手上就完全走樣了？

「你又帶什麼吃的？」戚月桂眼睛瞄向小飛機手上散發出食物香氣的袋子。

「是包子饅頭！」小飛機趕緊獻寶，「這是我從『秀林國中』校門口那台發財車買的，口感很扎实，評價還不錯，小鴉應該也知道吧？」

小鴉點點頭。

那台包子饅頭車平常下午放學時都會停在校門口旁邊，是一對老夫妻親手所做，還兼賣豆漿之類的，用料實在，據說已經賣了很多年，深受學生喜愛，是許多學生的校園回憶。

戚月桂接過袋子，拿出一顆熱騰騰的肉包大口咬下，滿足的落坐。

「怎麼會突然要玩碟仙？」戚月桂吃了幾口，總算想起要關心自家小店員。

「你別聽小飛機亂說，不是我要玩，是班上有同學在玩。」小鴉沒好氣的白了小飛機一眼。

「那也差不多啦，會查資料代表你不放心，萬一出狀況，你還不是一樣跳下去幫忙？」戚月桂明察秋毫。自家小孩就是悶騷，表面上冷臉孤僻，內心根本火山，還無比善良。

小鴉默認，反正在老闆面前也沒什麼好否認的。

「就這樣？家長聽到小孩要去玩碟仙，不是應該要緊張一下的嗎？」小飛機忍不住插嘴，「戚老闆，你要不要給小鴉什麼護身符啊、消滅鬼的道具之類的東西？也讓我開開眼界。」

當然啦，如果肯割愛賣給他就更美妙了。小飛機在心裡盤算。

「小孩子的遊戲罷了。」戚月桂想了想，又補充道：「怕搞不定的話，樓上隨便挑。」

「樓上隨便挑？」這話聽起來大有玄機，小飛機忍不住追問。

聽見這句話，戚月桂和小鴉不約而同看向他，但都沒解釋的意思，直接無視淡定的吃包子饅頭。

兩人如此詭異的反應反倒令小飛機心頭悚然，不由自主往樓上瞟一眼。

一間會在書房擺太師椅通靈的古董店，還能是「正常普通」的古董店嗎？就連家

養寵物都是「看不見的物靈」，誰知裡頭還藏著多少祕密？小飛機越想越毛，忽然感覺背後涼涼的，彷彿有什麼東西正在暗中窺伺他……

老闆和小店員沒理會腦洞大開的小飛機面如土色的模樣，繼續原話題。

「不用那麼麻煩，我不想被當怪人。」小鴉回絕。他不想在同學面前露底、招人非議，他以後還要上學呢。

戚月桂倒也不意外這答案，自家小店員因出身的關係，對鬼神之事特別忌諱，那是心結，暫時無解。

「碟仙招的就是孤魂野鬼，也不是想招就能招到，就算真招來了，除非有什麼緣故，也不會賴著不走。」戚月桂又道。

「老闆，這麼恐怖的遊戲被你這麼一說，都變得沒勁了，這可是學生時代共同的回憶啊！」雖然戚老闆一番話驅散不少小飛機的恐懼，但也讓他深感不平，覺得珍貴的記憶被扭曲了。

「我記得以前我們班有同學迷守護神，玩法也差不多，我玩過一次，手指真的會自己動欸，差點被嚇死！前兩天我還聽少年隊的學姊說，她曾遇過有學生玩碟仙玩到精神出問題，整天疑神疑鬼，後來還打傷同學，被同學家長提告呢！」小飛機分享經驗。

學生嘛，對未知的靈異世界總是充滿好奇，加上賀爾蒙作祟中二病，經常隨便一慾惡就亂來，許多繪聲繪影的鬼故事就是這樣流傳出來的，其中「碟仙」算是最耳熟能詳的一種。

說是「碟仙」，但能隨意被請來的「靈」自然不會是神明，多半是路過的孤魂野鬼。相傳請來的鬼若越凶厲，問的事也會越準確，但都說請神容易送神難，問完事後要怎麼把鬼給請走，當中就有很多靈異故事可以刺激想像力了。

類似的玩法還有筆仙、錢仙……需要的工具也簡單易蒐集，在電影的渲染下，大多數人相信碟仙最邪門。算是「扶乩」的簡化版或變種。少數會有後遺症，有些是個體，有些是集體，症狀包括不由自主地哭泣、憂鬱、嘔吐、產生幻覺、意識不清、昏迷，甚至自殺。有人宣稱這些是遭鬼魂附體而引起，醫學界則認為這是受到暗示的力量而引發的精神疾病。

總而言之，信者恆信，不信者恆不信，至於他自己是絕對相信的，畢竟當刑警後都遇上那麼多回了……小飛機悲傷地想。

「『靈』的世界真真假假、假假真真，誰知那次就倒楣真遇上了呢？做人還是不要太鐵齒比較好。」戚月桂悠然道。

「那是。」小飛機用力點頭，對這話題意猶未盡，「其實不只碟仙，校園傳說也是永不退流行，我記得以前念書的時候，就有傳言說我們學校裡那片人工湖曾有人跳湖自殺，只要每個月月圓之夜，就會看到有女學生在那裡徘徊、尋找她的男朋友，據說還有人被拍肩膀問過，簡直嚇死人了！小鴉，你們學校有沒有什麼校園傳說？我剛調來不久，對秀林國中不熟。」

小飛機怕鬼，偏偏對各類靈異故事情有獨鍾，是標準既害怕又愛看的代表，一提起這些，話匣子簡直停不下來。

「大概有吧。」小鴉對這類話題明顯興致不高，平常也極少留意，但他控制不了同學聊天的內容鑽入耳朵，倒也聽過一些。

「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，什麼叫大概有？」小飛機不解。

「好像是晚上會看到有人跳樓之類的，我也沒注意聽。」看在好吃的饅頭上，小鴉勉強耐住性子回答。

「小鴉，校園傳說可是學生的青春標記之一，你怎麼可以不知道，你這樣一點也不像國中生！」小飛機痛心疾首。

「就是。」戚月桂難得站到小飛機那邊，叨念起自家少年老成的小店員，「打架、鬼故事、把馬子，這可是學生必做三件事，缺一不可。」

「你們到底把念書放到哪裡去了？」小鴉無奈地提問。

「嗯？哈哈哈，所以我最後當了警察嘛，維護人間正義。」小飛機坦蕩蕩的給自己一個拇指。

「所以我當了古董店老闆，月入百萬，女友無數。」戚月桂露出帥氣的微笑。

……算了，他不想跟這些人聊了。小鴉翻個白眼，決定還是好好吃飯，等吃飽飯他還要繼續念書呢。

秀林國中二年二班，體育課。

上午十點多，一群少男少女們正在操場邊有一搭沒一搭的玩球。

體育課在升學主義掛帥的台灣向來不受重視，在素有「流氓學校」之稱的秀林國中就更加放牛吃草，學生們三三兩兩的打球或聊天，就連體育老師都遠遠坐在樹蔭下打混。

小鴉對體育課沒什麼興趣，就體能這塊來說，學校的程度對他實在不具挑戰性，因此他挑了塊樹蔭坐下，拿出英文單字小本繼續背誦——上午的英文小考考得不太好，月考快到了，他實在不希望自己的成績繼續吊車尾。

放學後他得幫忙顧店和學習各種古董相關知識以及體訓，實在沒太多時間溫書，他只好把所有在校的零碎時間拿來補，無奈課程越來越繁重，至今仍然成效不彰……感覺前方有什麼東西迅速逼近，小鴉本能的伸手一擋，抬眼才發現是一顆籃球。

籃球被撥開後往旁彈開，撞上另一棵樹後又慢慢朝圍牆那邊滾，小鴉睜了眼籃球，接著才看向場邊的同班同學。

「反應不錯嘛烏鵲同學，我真擔心砸到你頭把你砸得更笨怎麼辦？」

「哈哈哈哈……」

「羅先你說錯了，他那不是反應好，是運氣好！」

「烏鵲還會運氣好？那他考試怎麼都猜不中答案？連我都考得比他好欸？」

「因為他笨！哈哈哈……」

「誰叫他爸媽給他取那種爛名子，烏鵲、烏鵲，這不是咒自己小孩一輩子倒楣嗎？」

「喂，烏鵲，你爸媽跟你有仇啊？」

「傻了你，人家根本沒有爸爸媽媽，孤兒懂不懂？」

「哈哈哈哈……」

其中一名男同學飽含惡意的開口譏諷，有人起頭，幾個正一起打球的同學頓時你一言我一語的接力嘲笑起來。

面對同學們越說越難聽的譏諷，小鴉面色不變，只是低頭繼續背單字。

他姓烏名鴉，從小到大沒少因這怪名字被人嘲笑，父母雙亡這件事也一樣。若早個幾年，他還會因此跟人大打出手，但自從被老闆收養後，他就漸漸不太為這些事動氣了。

老闆說，不必怕人笑，只要在未來讓那些人笑不出來就好。

他才十四歲，距離「讓人笑不出來」的目標也許還有些遠，但他早已不會為這種無聊的小事動怒，他要追逐老闆的腳步、有朝一日繼承古董店，哪有閒情逸致把時間浪費在無聊的同學身上。

這邊同學們正笑得歡快，發現小鴉悶不吭聲，笑聲也終於慢慢緩下，氣氛變得有些難堪。

「喂，烏鵲！拎杯在跟你說話，你聾了啊！」挑釁被無視，最先開頭的那名少年羅先不爽了。

聽到腳步聲靠近，小鴉抬起頭，不由得在心裡惋惜自己又要浪費寶貴的背單字時間了。

羅先，身高一百七十五，體格以國二生的標準而言算是高壯，右耳邊的短髮染了幾撮金毛，頸上戴著繫紅線的護身符，濃眉高鼻，無論表情或說話語氣都帶著習慣性的囂張氣焰，是他們班上頭號不良少年，喜歡出風頭當大哥、對同學逞凶鬥狠和嗆老師，最常掛在嘴邊炫耀自己是宮廟跳家將的「被神選中的人」，讓他很懷疑那尊神明的眼睛是否沒開過光。

「有事嗎？」小鴉用他一貫冷淡的語氣開口。

像羅先這種校園小混混，他抄殺妥妥的，但除非逼不得已，他不想惹事。只要一想到打架後校方會通知家長，甚至把家長請來學校，老闆那肯定喜出望外的表情，他就萬分不想動手。

實在太丟臉了！

老闆一定會說打鐵趁熱、一舉拿下學校最大尾老大之類的話，還會更變本加厲阻礙他念書寫作業……與其被煩個沒完沒了，他寧願忍。

「拎杯的球被你打到圍牆那裡，你還好意思問有事嗎？你沒長眼啊！」羅先惡狠狠的嗆聲。

明明是他籃球出界差點砸中人，沒說對不起就算了，還怪他把球打遠？這找碴的理由真是爛透了。小鴉內心白眼無數，也懶得多說，起身拍拍屁股，不疾不徐的上前把那顆籃球撿回來遞給羅先。

「膽小鬼！」羅先一臉不屑的罵了聲，用力搶過他手上的籃球。

這個烏鵲他看不順眼很久了，整天裝深沉，明明功課爆爛家世慘澹，卻憑那張臉

和特殊氣質吸引一票女同學注意，什麼禁慾系男神的，連他喜歡的女孩也被迷惑，這不是欠揍是什麼？要不是他大仔曾三令五申不准動這傢伙，他早把這該死的烏鵲打趴下了！

小鵲被罵，不以為意的又坐回樹蔭下，打算把握時間繼續背單字。自己是不是膽小鬼，羅先說的能算數？他哪位啊？回嘴都嫌抬舉他。

小鵲看似服軟的舉動卻讓羅先更加不爽了，冷不防就將籃球往小鵲身上砸，小鵲一個偏頭俐落閃過，剛撿回來的籃球落空再度撞上圍牆又彈開。

「聽說你後台很硬？媽的看你這孬樣，假的吧！」羅先嗆道。

後台？老闆應該沒那麼無聊，連學校裡也有安插眼線吧？小鵲睜了睜眼，正欲追問消息來源，一個女孩的聲音從籃球場邊傳來。

「羅先，你在做什麼？」

眾人紛紛回頭，來者也是班上同學，李芸喬。

李芸喬個頭嬌小，樣貌也可愛，個性爽朗活潑，在班上人緣不錯，重點她還是羅先的暗戀對象，因此班上那群愛玩的學生也都對她態度良好，只可惜李芸喬對羅先似乎不太來電，她偏愛高冷型的男生，比如……樹下那一個。

羅先身後的幾個跟班互相交換眼色，紛紛讓路往後退，就怕一個不小心捲入大仔的三角習題風波，成為倒楣的出氣筒。

「喬喬，我哪有做什麼。」見到李芸喬，羅先的態度一百八十度轉變，凶惡模樣瞬間消失大半。

李芸喬是他鄰居，兩人可謂青梅竹馬，從一起長大，他也從小就喜歡李芸喬，他不愛念書，成天滋事，唯獨對李芸喬極好，本以為兩人遲早會在一起，偏偏上國中後殺出烏鵲這個程咬金，讓他的感情路更加波折。但套句跟班的話，好事多磨，他相信李芸喬早晚會發現自己才是最適合她的那個人。

「是嗎？」李芸喬狐疑的看看羅先，又看看小鵲。

她跟班上幾個女生原本在聊天，這邊動靜太大，吸引了她注意，一發現羅先那夥人圍著小鵲，她便趕緊過來。

自從這學期初不小心說溜嘴，被羅先知道她暗戀小鵲後，羅先就經常藉故找小鵲的碴，讓她氣惱不已。

「當然了，妳看，那傢伙不是好端端坐在那兒背單字嗎？」羅先極力撇清，還不忘拉同夥幫忙作證，「不信妳問他們！」

一旁幾個小弟連忙點頭。

「真的啦喬喬，羅先只是來撿球，路過而已！」

「對對，再說烏鵲膽子那麼小，欺負他有什麼好玩的？不如去欺負狗呢！」

「你胡說八道什麼，你才欺負狗咧！狗那樣可愛，你下得了手？」羅先用力瞪了跟班陳宥德一眼。這白痴，喬喬家裡有養狗，講這話不是招人嫌嗎？

「可是昨天……」昨天帶頭欺負流浪狗的不就是羅先嗎？陳宥德一臉懵。

「不會講話就滾一邊去！」深怕惡行被抖出，羅先連忙轉移話題，「喬喬，等下中午我請妳喝飲料吧，妳不是喜歡喝黑糖珍奶嗎，學校附近新開一間手搖店，我

叫人去買。」

「不用了。」李芸喬偷窺小鴉一眼，擔心小鴉誤以為她跟羅先感情匪淺——他倆只是鄰居兼同學，別的就沒了。「沒事的話你們就去打球吧。」

小鴉沒留意那一眼，羅先倒是看見了，臉色頓時一沉，但他總不好向李芸喬發難，腦袋一轉，想出另一個讓烏鴉出糗的法子。

「急什麼，我剛正想邀請小鴉同學一起參加放學後的活動，好歹是班上一分子，總不能每次都不合群。」羅先笑笑地道。

「你要邀小鴉一起去？」李芸喬聞言詫異的看向小鴉，一頓，臉上情不自禁的浮現一絲期待。

小鴉是他們二班公認的班草，五官偏秀氣，皮膚也白，瘦瘦高高的，就外表而論是個花美男，偏偏他的氣質又帶著冷淡疏離，那種冷還不是時下青少年裝酷的冷，而是真真正正的冷靜沉著、處變不驚，這點看眼神就知道了。

男生比女生晚熟，班上的幼稚男們反而讓小鴉迥異的氣質更顯得可貴，讓人不禁受吸引。不光她，別班暗戀小鴉的女孩也多得很，只可惜小鴉對這些似乎不感興趣，當面告白他能當面拒絕，暗地裡示好他能把卡片、食物直接丟垃圾桶，平常對班上同學也不太理睬，連個交好的朋友都沒有，簡直讓人無從下手。

可堪安慰的是所有女同學們都一樣看得到吃不到，但吃不到的「高冷之花」豈不更誘人？因此能占著同班同學的地利之便，多點機會跟心儀的對象拉近距離，李芸喬還是不免期待。

「羅先你真的要約他喔？不好吧……」陳宥德也有參加，玩這種遊戲最好是熟一點的朋友，小鴉跟他們根本不是一夥的，約他幹麼？

羅先沒理陳宥德，吊兒郎當地道：「喬喬，妳不是覺得人太少，有些不安嗎？怎麼樣小鴉，敢不敢跟我們一起玩碟仙？」

「碟仙？」小鴉眉頭一動。

「是啊，你不會連『碟仙』是什麼都不知道吧？」羅先反問。

他當然知道碟仙是什麼，就是因為知道，才會沒半點好感。小鴉四平八穩地告誡，「那種東西還是少玩為妙。」

「你怕啦？該不會也不敢看鬼片吧？還是會一邊看一邊摀眼睛尖叫？」羅先滿臉嘲弄，「我就說嘛，膽小鬼就是膽小鬼，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膽識！光是臉好看有什麼用？」說著還不忘展示一下自己結實的臂肌。

「羅先！」李芸喬警告似的瞪他一眼。

「我有說錯嗎？」羅先不以為然的聳聳肩，又充滿惡意的對小鴉咧嘴一笑，「說什麼少玩為妙，其實是你不敢玩吧？說不定會嚇得屁滾尿流哩！對啦，不來也好，到時候我們還要錄影呢，把你嚇尿的模樣錄下來就丟臉了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「你說這些幹麼，他不想玩就算了。」聽羅先越說越難聽，李芸喬不悅的沉下臉。

「喬喬，妳幹麼不高興？」見她又為了小鴉不給自己好臉色，羅先也不高興了，「他要是想證明自己不是膽小鬼，大可來參加啊！」

羅先喜歡李芸喬在班上不是祕密，羅先也不是第一次把他當假想敵，但這麼明顯

的爭風吃醋、激他一起去玩碟仙還是第一次……中二生的愛恨情仇是吧？小鴉滿心無言。

「羅先說得對。」陳宥德聽來聽去，總算聽懂大仔的意思，就是要讓情敵出糗就對了，他立刻幫腔附議。「別說我們仗著人多欺負人少，許嘉佑，你把上次我們拍的影片給他看，你看完要是怕，只要跟大家承認你不敢去，我們就好心放你一馬，哈哈哈！」

被點名的同學許嘉佑一愣，表情有些不知所措，羅先不耐煩的踹他一腳，「你沒聽見嗎，還愣著幹麼！」

許嘉佑瘦不拉嘅，又矮，滿臉青春痘，做什麼都慢半拍，放在秀林國中就是典型被欺負的分，要不是看在他能幫忙出錢和供自己打罵發洩的分上，羅先連收他當跟班都嫌累贅。

許嘉佑被踢得踉蹌了下，趕緊手忙腳亂的拿出手機，小鴉皺眉，吞下本想替許嘉佑抱不平的話。校園霸凌無所不在，若是當事人不覺悟反抗，一時的幫忙都有可能是幫倒忙，反倒害得對方處境更艱難。

許嘉佑找出手機裡的影片遞給小鴉，小鴉伸手接過，看看片長，半個多小時。他之前就耳聞班上有同學在玩碟仙，羅先還拿此事到處炫耀，沒想到竟還拍下影片。

「現在大白天的，你該不會不敢看吧？要不要我們留在這兒陪你啊？」羅先怪聲怪氣的開口，幾位跟班們也跟著訕笑起來。

「不用。」小鴉冷回。

「那我們先去打球，許嘉佑，你留在這兒監督他，要是他沒看就告訴我。喬喬？」羅先轉頭看向喬喬，一分一秒也不想她多待。

「小鴉，你看完影片後再考慮要不要參加。」李芸喬深知自己留下來只會增加衝突，也不堅持，轉身跟羅先一夥人離開。

小鴉看向許嘉佑，後者畏畏縮縮的低著頭，對這位凡事逆來順受的同學他也實在沒轍了，只能默默在心底嘆口氣，按下播放鍵。

影片開頭是羅先那幾個人嘻嘻哈哈的打鬧，看背景是某個晚上的學校活動中心，人數加上掌鏡者一共六人，都是班上同學，幾人完全沒有即將玩碟仙的緊張或敬畏，鏡頭晃來晃去的，不時更換人拍攝，看得他眼睛都花了，而且片長有些久，他不可能一堂體育課全部看完，只能挑重點看。

「你也有去？」小鴉隨口問。

許嘉佑低低應了一聲。

「你是自己想玩還是被逼的？」小鴉又問，見許嘉佑沒回應，想來是被逼的吧。

小鴉不停將畫面快轉，總算看到一群人坐下來圍成一圈，進入主題。

「碟仙、碟仙請出壇。」

不知是集體心理作用抑或真有什麼不知名的力量，那只碟子開始慢慢小幅度旋轉起來，幾人的手指點著瓷碟跟著轉圈，開口說話的則是羅先。

「請問你是神是鬼？」

在眾人的注目下，瓷碟不停在寫滿字的黃紙上繞圈前進，碟子上的箭頭也不停移

動，最後指向「鬼」那個字。

「我家裡有幾個兄弟姊妹？」

碟子箭頭緩慢但堅定的指向數字2，鏡頭裡的四個人紛紛抬頭看羅先，羅先滿意的點點頭，又接著問：「今天的小考會不會及格」、「有沒有喜歡的女生」等簡單問題，看的出來只是為了測試準確性。

羅先問完三個問題後，便看向隔壁的李芸喬，顯然是想讓給李芸喬玩，不過她大概是害怕，立刻搖頭拒絕，羅先只得把目光挪向另一側的許嘉佑。

在燭火的映照下，許嘉佑神情難掩緊張，嘴唇都有些不自覺的顫抖，在大家的眼神威逼下，好不容易才吐出第一個問題。

「請問你是男是女？」

碟子的箭頭慢慢移向「女」那個字。

「妳是怎麼死的？」

影片裡的許嘉佑話聲方落，碟子猛地急速旋轉起來，旋轉的範圍也越來越大，到最後幾乎是繞著整張黃紙的周圍轉動，幾個參與遊戲的人一開始都還將食指放在倒扣的碟子上，此時表情全變了，許嘉佑倒抽口冷氣，忽然縮回食指，下一秒那只碟子立刻頓住，留下影片裡人人錯愕的表情。

「你在幹什麼啊！」羅先率先發難。

「我、我我……」許嘉佑顯然是嚇壞了，臉色慘白的連話都說不清楚。

「問那什麼白痴問題，害碟仙生氣了！還不趕緊跟碟仙道歉！」羅先生氣得斥責。許嘉佑抖著嘴唇，好不容易才從嘴巴裡吐出話，「對、對不起、對不起……我我我只是、只是……」

影片戛然而止。

小鴉抬起頭，表情微妙的看向許嘉佑，後者的頭已經低到看不見表情，垮著肩膀一副喪氣樣……小鴉總算明白那群人為何會指名要許嘉佑開影片並留下來，就是想讓他丟臉吧。

「後面的影片呢？」小鴉語氣平和的問。

「沒、沒有拍。」許嘉佑聲音微弱的回答，沒好意思說接著是自己被羅先那群人拳打腳踢，因為掌鏡者也跟著加入「出氣」的行列，這才錄影中斷。

「你們還有接著繼續玩？」小鴉又問。

「有……但碟仙就、就沒反應了……」許嘉佑囁嚅。

「所以你們也沒請碟仙歸位？」小鴉眉頭皺了起來。

「羅、羅先說碟仙已經走了，不用歸位。」許嘉佑道。

這群同學到底當碟仙是什麼？呼之即來、揮之即去的家養寵物嗎？那可是鬼啊！先是把鬼請來，問了讓鬼不爽的問題後又中斷儀式，也沒把鬼給好好請走，現在還打算再來第二次？要不要這麼找死？小鴉腦內吐槽澎湃洶湧，形於外的只是神情更冷。

「你們惹怒了碟仙還想再玩一次，這不太好吧。」小鴉深深不以為然。

說好聽點是「碟仙」，說穿了就是路過的孤魂野鬼，雖然並非玩碟仙遊戲就會真

的召喚到鬼，現場是否真的有鬼有待商榷，但這樣冒犯陰靈的舉動還是應該提高警覺，以免真的出事。

不是所有的鬼都會鬧事，也不是所有冒犯的舉動都會出事，但無數的靈異故事和靈異電影告訴我們，會被鬼纏身通常都是人先找死，明知不該做卻做了，到時後悔也來不及。

許嘉佑聞言抬頭看向小鴉，表情欲言又止。

也對，這種事許嘉佑能決定的了嗎？羅先要玩，許嘉佑再不情願也只能奉陪，至於自己……同學明擺著亂搞，他要不知道就罷了，現在知道了，要他放著不管他良心過不去，萬一出事怎麼辦？就算自己還算不上專業人士，但還懂些防身之法。小鴉把手機還給許嘉佑，「你們今天玩碟仙是什麼時候？我也一起去。」

「你也要去？」許嘉佑一愣，表情和語氣滿是意外。小鴉在班上是獨行俠，幾乎不參與班上活動，而且他怎麼看，都看不出來小鴉會對靈異傳說感興趣。

「嗯。」小鴉點頭。

「你不怕嗎？」許嘉佑忍不住問。

「還好。」小鴉道。膽子是練出來的，尤其戚家是宮廟世家，烏家又講究通靈，從小耳濡目染，早習慣了。

「你真的不再考慮一下？」許嘉佑不安的看著他，「那個……真的很可怕，你沒在現場，感受不強烈，但是——」

許嘉佑竟然還會勸他打消念頭？小鴉有些驚奇。從入學到現在，他還沒聽許嘉佑一次說過這麼多話呢。

「沒關係。」小鴉截斷話頭。幫忙壓場可以，但他實在懶得多做解釋，也不希望自己的特殊背景曝光。

許嘉佑欲言又止的看著他半晌，最後還是洩氣的垮下肩膀。

第二章 遊戲失控

晚上七點，校內的學生活動中心，羅先一行人總共六個，早早就來到門口，等候小鴉的出現。

看見小鴉由遠而近的身影，羅先冷笑一聲，「還以為你臨陣脫逃了，怕的話，現在回去還來得及。」

小鴉沒回答，也沒移動腳步，倒是一旁的李芸喬已經迫不及待的靠過來打招呼，還露出甜甜的微笑。

「小鴉，你吃過了嗎？如果沒有，我書包裡還有一個波羅麵包。」

「吃過了。」小鴉應聲。放學後他已經先去附近的超商吃熟食果腹，這時間弄完再回家，都不曉得要幾點了。

「囉嗦什麼，開始吧！」看李芸喬對小鴉示好，羅先煩躁的打斷兩人。

現場幾個人都知道羅先暗戀李芸喬，也看得出李芸喬對小鴉有好感，誰都不想踩地雷，很有默契的保持沉默。

羅先早就先開好鎖，一馬當先推門而入，小鴉走在最後面，倒數第二個則是始終拎著袋子、低頭不語的許嘉佑，他飛快看了小鴉一眼又撇開頭，模樣有些緊張，

大概是很害怕玩這類靈異遊戲吧。

關閉的活動中心一點光也透不進來，一行人靠著手機照明，小心走上階梯抵達上方半圓弧形的舞台，前晚才來過，眾人也不再討論環境氣氛的感受，保持沉默的拿出預先準備好的物品擺設，小鴉站在最外圍觀大家的動作，很快發現今天的物品和前晚的不太一樣。

前晚錄的影片中，壓在碟子下的黃紙大概只有半面報紙大小，這次卻換了將近一面全開月曆那麼大，密密麻麻的寫滿各種數字，以及百家姓、相對詞等文字，另外還有白色蠟燭和三枝香，以及一個畫有紅色箭頭的瓷製碟子，顯然前晚是試手，今晚他們要玩真格的了。

羅先滿意的看看擺設，又對小鴉露出不懷好意的冷笑，「前晚位置不夠，還要四個人輪流，我今天特地叫許嘉佑準備大張的，大家一起玩。」

言下之意就是不會讓他有藉口「只看不玩」是吧？小鴉淡然點頭，毫不在意這安排。

「那今天誰來拍？還是要架著自拍？」另一位女同學劉靜萱問。

「給許嘉佑拍好了，那傢伙笨手笨腳的，玩也是礙事。」羅先不屑的指派。

許嘉佑當然沒敢有意見，默默拿出手機站到一邊去。

「那就開始了吧。」李芸喬迫不及待的開口，打算搶選位，好坐到小鴉身邊。

「等等。」羅先大手一攔，臉上再度浮現夾帶惡意的微笑，「經過前晚的教訓，這次為了保證遊戲順利，並增加刺激度，我特地跟朋友借了一樣東西。」

說著，羅先從自己的書包拿出一個方形紙盒，打開後竟是一捆紅繩，紅繩每隔一小段距離就繫上一顆小鈴鐺，挪動時發出清脆的鈴聲，在昏暗的環境中聽來格外讓人不舒服。

「難怪我剛走路時一直感覺好像有聽到什麼東西在響，原來是鈴鐺啊！」其中一位同學王恩杰恍然大悟，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這是我大仔從師父那兒拿的，可以聚魂。」羅先洋洋得意道。

「你師父？那不就是宮廟裡的東西？」陳宥德瞠目結舌，沒想到玩個碟仙，羅先竟然還去宮廟借「東西」，感覺就像小孩子遊戲瞬間升級成……呃，成人版？

「你帶這個做什麼？」李芸喬忍不住問。

羅先因家裡信仰的關係，經常到宮廟走動，還在學校附近的「天承宮」學跳八家將，那位他口中的「大仔」也是在宮裡跳家將的三年級學長陳志廷、他們秀林國中最大尾的「大哥」，她知道這些是因為羅先從不隱瞞，總到處誇口自己是被神明選上的人，不過帶宮廟裡的東西出來用，會不會太誇張了？

「剛說了啊，聚魂。」羅先笑笑地解釋，「上次我們只不過是問了一些碟仙不喜歡的問題，她就跑了，害我們沒得玩，這次這個法器圍起來後陰靈能進不能出，除非我們主動撤掉，否則碟仙沒法亂跑！」

「這不就等於是脅迫碟仙？萬一對方生氣，傷害我們怎麼辦？」李芸喬大吃一驚。

「妳放心，我借的這是法器，有保護作用的，碟仙想離開就得好好回答我們問題，發現我們不是普通人，哪還敢害我們？逃都來不及了！」羅先道。

見他說得篤定，眾人不禁面面相覷，羅先有宮廟背景大家都知道，但誰也沒真的接觸過，怎知他說得是真是假？

「如果遇上的只是普通的孤魂野鬼或許無妨，但若遇上的只是厲鬼呢？你敢百分之百肯定你的『法器』一定擋得住？」小鴉忽然開口打破沉默，氣勢還有點咄咄逼人，「人命關天，萬一擋不住，你要大家怎麼辦？」

「膽小鬼就是膽小鬼，我都說了這是『法器』，法器是什麼你懂不懂？」羅先神情嘲諷的回應，「噢，不好意思我差點忘了，你大概不知道我是家將團的吧？我有神明護體、邪靈不侵，能出什麼亂子？」

「那是你自己說的，萬一出事你負得起責任嗎？」小鴉厲聲質問。

「你就承認你是害怕不敢這麼玩吧，要退出現在還來得及，大門在那裡，自己滾蛋！別他媽囉哩叭唆的，老子就算請神明來坐鎮，你是看得到嗎？不懂裝懂還振振有詞的，我呸！你以為你是誰啊？」羅先被嗆，脾氣也上來了。

「好了啦，你們兩個不要吵了。」李芸喬擔心羅先一動手打小鴉，連忙開口勸架，「羅先用法器是好意，小鴉也是替大家著想……」

「他哪是替大家著想？」羅先不高興的打斷話，「他就是孬種！不敢玩卻找藉口！」

「羅先！」李芸喬沉下臉。

見李芸喬護著小鴉，羅先更不爽了，心一橫怒道：「好，那別怪我鴨霸，大家自己決定啊，信我的就留下，不信的就滾！」

說是這樣說，這群人都是羅先的跟班，羅先什麼個性他們會不知道？要是現在真離開了，等於不給他面子，以後日子肯定很難過。是以所有人你看我、我看你，眼神都有些猶疑，卻沒人真的移動脚步，就連拍攝的許嘉佑也低頭不發一語的縮在角落。

小鴉看大家反應，心下也是了然，他本可一走了之，但他若走了，那一開始來參加豈不可笑？再說羅先玩這麼大，如果真的出事，他也過不了自己良心這一關。招來的若是一般陰靈，那確實沒多大殺傷力，但前晚才發生過怪事，萬一招來的是厲鬼呢？厲鬼有多狠戾，沒親身經歷過的人難以真正體會，他不敢誇言自己多有經驗，但起碼不是全然未知，就算真的很噃，人命當前也只能先忍耐了……

羅先神情得意的看看一票識相的同學，又衝著小鴉撂話，「怎麼，你走不走？這可是最後一次機會，要麼閉嘴別有意見，要麼就快滾！」

「我留下。」小鴉沉聲道。

羅先冷笑一聲，不再理會小鴉，接著將紅繩的首尾兩頭打結，繞著黃紙周圍放成一個密閉的紅圈。

「等一下大家坐下後，用左手拉紅繩，右手放在碟子上，紅繩有保護作用，沒我的指令，誰都不准擅自放手。」羅先說著還瞪了小鴉一眼，「沒問題的話大家就過去坐吧。」

李芸喬原本想坐在小鴉旁邊，但羅先早有預謀，一個眼神掃去，王恩杰和陳宥德已經快一步搶著坐到小鴉左右邊，劉靜萱聳聳肩，跟著坐到男友王恩杰另一側，

李芸喬見狀也只能暗生悶氣，乖乖的坐到劉靜萱身邊，旁邊空著的位置，顯然就是羅先的了。

羅先點燃三枝香，朝四方各拜了拜，接著又點上蠟燭，將碟子倒擺在黃紙中央的圓上，這才坐到李芸喬和陳宥德中間的空位，示意所有人將右手放上黃紙中間倒扣著的瓷碟，換上正經的表情開口。

「碟仙、碟仙請出壇。」

現場安靜下來。

白蠟燭的微弱燭火映照眾人的臉，許嘉佑拿手機站在後方錄影，屏息以待。

羅先正要再說一次，一陣似有若無、陰涼的風緩緩吹來，讓他不由自主打個冷顫，同時間，黃紙中央的碟子開始慢慢的旋轉起來。

羅先深吸口氣壓下心頭的異樣，沉聲問：「請問你是神是鬼？」

碟子就如同前晚那般，先是小幅度旋轉，接著幅度慢慢變大並開始移動，碟子上的箭頭指向「鬼」那個字，見狀，羅先才看向王恩杰。

會一時興起玩碟仙是因為他跟王恩杰打賭，上次由他開頭問，王恩杰根本沒玩到，這次兩人說好換王恩杰先來，再按位置順序輪流發問。

「請問我有女朋友嗎？」王恩杰一開口語氣就不太正經。

王恩杰家裡的人都不信鬼神，認為那是迷信，導致他也很鐵齒，雖說羅先有宮廟信仰，還常常誇耀各種「神蹟」，他仍舊不以為然，兩人常為此爭辯，才會有這次的碟仙遊戲。

碟子以同樣的幅度和速度緩緩移動，箭頭指向「有」那個字，羅先朝王恩杰挑挑眉，意思是「你相信了吧」。

王恩杰心裡輕哼一聲，他自己是沒用力啦，甚至也沒看黃紙上的字，但誰知道其餘人是不是有偷偷使勁往「是」那個字移動？在場的人可是都知道他有女友的。

「請問我的女朋友愛我嗎？」王恩杰發問的同時還不忘看劉靜萱一眼，後者一愣，顯然沒料到男友會當眾問出這種讓人害羞的問題。

看劉靜萱回瞪王恩杰一眼，臉頰卻不由自主緋紅，其餘同學紛紛在表情上表示快看不下去，頻頻用眼神攻擊這對「當眾曬恩愛的狗男女」，原本緊張的氣氛跟著蕩然無存。

碟仙不負眾望，在熱烈的氣氛中再度指向「是」那個字，王恩杰一臉神采飛揚，劉靜萱則是羞怯又嬌嗔，羅先和陳宥德不禁做出嘔吐的表情，李芸喬則是微笑不語，只有小鴉依舊面無表情。

「請問我跟女朋友會在一起很久嗎？」王恩杰不管同學們快噁心死的模樣，繼續甜蜜放閃，壓根把碟仙遊戲當調情了。

羅先和陳宥德咬牙切齒的用眼神撻伐王恩杰，全力表達「你不要臉」的意念，劉靜萱低下頭，已經不知道該做什麼表情了，直到聽見身邊李芸喬的抽氣聲，她才連忙抬頭看向碟子。

那是一個「否」字。

熱絡的氣氛瞬間一冷，變得尷尬起來。

這碟仙未免也太沒有眼色了吧……陳宥德看看王恩杰微變的臉，用手肘輕撞小鴉一下，本是想叫小鴉趕緊接棒問話、轉移注意力，不料王恩杰竟不管規則，又開口繼續發問。

「我們為什麼會分手？」

誰都聽得出來王恩杰的語氣很冷，就算他不信鬼神，戀情被當眾唱衰還是會介意，更遑論他跟劉靜萱正值熱戀期，兩人成天膩膩歪歪的，感情可好了。

人家不爽要問，大家也只好默默依著他了，只見碟子轉啊轉，轉啊轉，最後箭頭停住，所有人再度倒抽了口冷氣。

那竟是一個「死」字！

若說方才的氣氛只是尷尬，現在就幾乎可說是凍結了。

「開什麼玩笑！」王恩杰臉色大變，從牙縫裡擠出這幾個字。

碟子在眾人屏息中慢慢移動，最後指向「否」，現場頓時陷入一片死寂。

「我、我們不要玩了好不好？」劉靜萱語帶哀求、惶恐的看向羅先。她平時不是膽小的人，但現在問的是跟她切身相關的事，還牽涉到死亡，叫她如何不驚恐？羅先皺皺眉，似乎還在考慮，王恩杰卻忍不住了，發狠似的質問。

「是誰會死？」

聽到王恩杰問的問題，除了羅先，幾個人臉上都浮現不可置信和不安的表情，就連小鴉都神情凝重的注視那只依舊不停移動的碟子。

碟子的箭頭不停轉動，最後停頓在「你」那個字。

王恩杰愕然，低聲罵了句髒話，劉靜萱已經快哭了，求救似的看向隔壁的李芸喬。

「羅先，我也不想玩了。」李芸喬臉帶驚恐的哀求。

「嘖！女人就是女人，好吧。」羅先臉上不情願，實則暗中鬆口氣。別說女生害怕，被一隻鬼指名會死，連他都覺得發毛。「大家把紅繩放開，我請碟仙歸位。」眾人早就不想繼續玩，就連王恩杰都鐵青著臉沒敢再接著問，聞言紛紛放開左手的紅繩，讓紅繩落到地上。

「幫我一起解開打結的地方。」羅先對陳宥德道。

紅繩唯有解開首尾打結的地方才能開口讓碟仙有路離開，但他們每個人的右手都還放在碟子上，此時尚未請碟仙歸位，只能兩個人一起用左手解繩結。

陳宥德臉色蒼白的點點頭，嚇得手指不由顫抖，被羅先瞪了好幾眼，好不容易才幫著解開繩結。

「碟仙、碟仙請歸位。」羅先道。

鬼食香火，因此能聞香而來，期間點燃的香火即是犒賞碟仙之物，問事後只要請碟仙歸位，也就是離開，碟子就會慢慢停下，接著只要再放開手指便算完成整個儀式。

眾人等了幾秒，碟子依舊在轉動，絲毫沒有停止的意思，此時所有人的目光都開始驚慌了，不約而同的看向羅先。

「碟仙、碟仙請歸位。」羅先硬著頭皮再說一次。

可惜隔了幾秒，碟子旋轉的速度仍舊沒有變慢，幾人面面相覷，兩個女生的眼眶

已經開始泛淚，她們很想縮手，無奈事前羅先三令五申過，絕對不可以在碟仙尚未歸位時拿開手指，否則等同破壞儀式，傳言碟仙可能就會跟著那個放開手指的人回家。

沒人曉得這傳言是真是假，但誰也不想當那個試驗品。

「碟仙、碟仙請歸位。」羅先緊繃著臉，語氣變得有點凶，「我已經放你走了，你要再不走，別怪我對你不客氣！」

羅先話聲方落，旋轉中的碟子不僅沒停下，反而旋轉得更快，同時間放在地上的紅繩鈴鐺也開始震動，發出一連串的鈴聲，所有人都被嚇了一跳，由於碟子的旋轉幅度太大，劉靜萱甚至還差點沒跟上，險些讓手指離開碟子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」李芸喬終於忍不住哭喊。

「別放手！」羅先大叫一聲。

「放手！」小鴉同時大叫，「大家先放開……」

「不准放！放了會被碟仙跟上，你想害死大家嗎！」羅先怒吼。

「放了再收掉他就行了！」小鴉吼回去，「你快把紅繩重新打結，將他困在裡面！」碟仙說穿了就是孤魂野鬼，與其被鬼帶著繞，還不如先把鬼困住，再想辦法收掉對方。

「你憑什麼指使我？你以為你是誰啊！」羅先怒了。

這當口他竟然還有閒情逸致計較這些？小鴉勉強壓下怒火，轉頭看向後方，「許嘉佑你別拍了，快過來幫忙打繩結。」

許嘉佑沒想到會被點名，頓時面如土色、無比驚恐的連連搖頭往後退，「我、我不……」

小鴉噴一聲，羅先和他中間只隔著陳有德，也不算太遠，索性伸長手打算把紅繩的頭尾拉過來自己動手，以他手指的靈活度和穩定度，單手打結不算太難，但他才剛伸手，羅先竟早一步搶過紅繩，硬是不讓小鴉拿。

「你幹什麼？」小鴉真的怒了。

「這是我的東西，我有說要——」

羅先話都還沒說完，旋轉中的碟子忽然整個爆開了。

「哇啊啊啊……」

眾人的食指都還放在瓷碟上，為了配合高速旋轉，每個人都是上身前傾的盡量靠近碟子，此時突然爆開，誰都來不及躲，加上光線昏暗，尖叫聲和哭聲此起彼落，血腥味也迅速蔓延開來。

「阿杰！」劉靜萱回神後下意識看向旁邊的男友，這一看，幾乎嚇得魂飛魄散。王恩杰的咽喉處赫然插著一塊碎裂的瓷碟，他那寫滿驚駭的雙眼瞪著前方不知名的一點，喉嚨不停發出喝喝的怪音，似乎想說什麼卻說不出來，被碎片插著的傷口正汨汨流出大量鮮血，一眨眼就染紅他的脖子和衣服。

「快打電話叫救護車！還愣著幹什麼，過來幫忙壓傷口啊！」小鴉大吼的同時朝王恩杰撲了過去，試著壓住他不停往外冒血的傷口。

被小鴉這麼一吼，看呆的眾人才回過神，羅先低咒一聲連滾帶爬的衝上來，幫忙

壓住王恩杰傷口，小鴉放開手，一邊摸索一邊回想老闆教過的穴位用力按壓止血。李芸喬哆嗦著掏出手機想打電話報警，無奈手抖得太厲害，連螢幕密碼鎖都按不開，劉靜萱已經完全嚇呆，兩眼睜得大大的癱坐在地上一動也不動，陳宥德更慘，他被碎片割傷手臂和胸口，兩處都在冒血，躺在地上不停哀號，只不過相比下王恩杰的傷勢更致命，暫時沒人理他……其實不只這兩人，在場的七人誰也沒避開突如其來的爆裂，人人身上都是大大小小的割裂傷或穿刺傷，差別只在傷勢輕重罷了。

「你在幹麼？先止血啊！」羅先看著自己染滿血的雙手一陣噁心，再看小鴉在王恩杰胸前摸來摸去，登時大感不滿。

「點穴！」小鴉凶狠道。王恩杰的頸部動脈和氣管都被割開，照這流血的速度，根本等不到救護車來，只能想辦法緩下失血，死馬當活馬醫，否則只有死路一條。

「你盡量壓緊傷口就是了。」

點穴？那是連續劇裡才有的玩意吧？羅先一臉錯愕，想回嘴，看到已經開始翻白眼的王恩杰，又硬生生把話給吞回去。無論如何，眼前瀕死的是自己的同學，他比小鴉更不希望王恩杰莫名其妙死在這裡……

李芸喬被王恩杰的模樣嚇壞了，試了好久總算按下撥打鍵，卻得到嘟嘟嘟三個音就斷線，這才發現自己的手機根本沒訊號，她轉頭想叫許嘉佑打電話，結果他早就跌坐在地上，縮在牆角瑟瑟發抖，連手機掉到地上都沒發現，最後她只能轉而看向劉靜萱。

「靜萱，妳手機有訊號嗎？我打不出去，妳……靜萱？」只靠一根蠟燭照明實在太暗，李芸喬靠過去推了推她，才發現劉靜萱滿臉都是眼淚，就這麼傻傻地看著王恩杰那邊。

親眼目睹男友重傷瀕死，沒當場暈過去就很好了，誰還會有心情冷靜打電話？李芸喬沒轍，只能邊摸出劉靜萱的手機邊問：「妳螢幕鎖是什麼？等等，怎麼連妳的手機也沒訊號……喂妳去哪兒？」

只見劉靜萱忽然站起來，跌跌撞撞的往王恩杰那邊走，大概是想看男友的情況吧？李芸喬心裡想著，沒攔阻，也是不敢攔阻，深怕跟過去會看到王恩杰渾身浴血、甚至是斷氣的模樣。

從她的位置，只能看到王恩杰因失血過多躺在地上抽搐，羅先背對著她跪在地上，正在幫忙壓傷口，小鴉側著身體不知在做什麼，但不管是在做什麼她都不想看到，那實在太可怕了……李芸喬撇開頭，放棄劉靜萱的手機，爬過去找躺在地上呻吟的陳宥德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劉靜萱站定到羅先身後，緩緩舉起染血的右手。

她的右手掌心握著一塊瓷碟的碎片，碎片因用力而刺穿掌肉，她卻渾然不覺得痛，只是面無表情的舉起手，然後朝羅先的後腦杓用力刺下去。

小鴉側著身，眼角餘光瞄到劉靜萱靠近，但也跟李芸喬一樣不以為意，全部注意力都在王恩杰身上，直到發現劉靜萱舉止異常，立刻大喝一聲同時伸手推開羅先，可惜依舊慢了一步，羅先痛叫一聲，摀著被刺傷的腦袋往旁邊倒下，並暈厥

過去。

「妳幹什麼？」小鴉驚怒交加的起身質問，哪知劉靜萱非但沒停手，還繼續舉起那個碎片往羅先身上捅。

小鴉趕緊扣住劉靜萱手腕不讓她得逞，不料她的力氣竟比他還要大，狠狠一抽手，小鴉差點被她拉過去，連忙又使勁壓制，劉靜萱猛一抬頭撞擊他的下巴，小鴉偏頭閃過，兩人距離近了，他清楚看見劉靜萱原本尚稱美麗的臉孔變得扭曲且凶殘，齜牙咧嘴的唇角流滿口水，雙目憎恨的瞪著他，小鴉心頭一凜，這看起來簡直就像是……

「劉靜萱妳瘋了嗎！快放開小鴉！」變故陡生，李芸喬愣了一會兒才衝過來想幫忙制止，「那不是羅先的錯，妳……」

「別過來！她被鬼附身了！」小鴉大吼。他很清楚每天鍛鍊的自己力氣有多大，劉靜萱一個弱女子竟能輕易掙脫他，顯然不科學，再加上她猙獰扭曲的臉孔，十之八九是被沖煞到了。

被鬼附身？

李芸喬倒抽一口冷氣，止住步伐不敢再上前，就在此時，仍不停掙扎的劉靜萱忽然一腳踹中小鴉腹部，小鴉悶哼一聲往後彈飛開，接著劉靜萱一轉身就朝李芸喬撲過來！

「啊啊啊——」李芸喬失聲尖叫轉身就逃，跟著頭皮一痛，竟是綁著的馬尾被劉靜萱抓住了，「放開我！放開我！救命啊！」

李芸喬被硬生生拖倒到地上，接著劉靜萱用力將她的身體甩向正中央的講台，李芸喬慘叫一聲，只覺得胸口被講台撞得氣息一窒，差點都要背過氣，正以為自己死定了，頭皮忽然一鬆，她抬眼望去，發現是小鴉從後頭撲倒了劉靜萱，以一個柔道動作試圖重新壓制住人。

「快去拿紅繩！用紅繩綁住她，快點！」小鴉竭力大吼。

被附身的劉靜萱就像嗑了藥似的，力氣奇大，幾次都差點被掙脫，他又不敢真下狠手，要知道劉靜萱只是被附身不是死了，萬一下失手不小心弄死劉靜萱怎麼辦？那可就是殺人了！

此時陳宥德見苗頭不對，早不知跑到哪裡去，羅先昏迷不醒，王恩杰一動也不動，許嘉佑坐在牆邊已然嚇暈，李芸喬只能一邊咳嗽一邊試著繞過兩人糾纏的軀體爬過去撿紅繩，才爬到一半，聽得後頭一陣悶響，她回頭就見小鴉再度被摔開。

劉靜萱重獲自由，轉身就往黑暗處跑，活動中心裡迴盪她的腳步聲和陳宥德的拍門聲，小鴉臉色一變，忍痛迅速爬起身。

「她去找陳宥德了，妳留在這裡。」小鴉丟下話，拿出手機照明，刻不容緩的往樓梯處衝去。

「小鴉！」李芸喬大叫一聲，小鴉沒再回答，烏漆抹黑的她也不敢再追，只好先去查看羅先傷勢。

另一頭，陳宥德早在李芸喬被劉靜萱拉住頭髮當下就逃跑了，小鴉說劉靜萱已經被附身，看她對羅先下手的狠勁，不逃難道等死？只可惜當他負傷忍痛一路狂奔

至活動中心大門時，忽然發現門被卡死了。

他明明記得羅先只是開鎖沒有破壞鎖，為什麼鎖會卡住？

陳宥德驚恐又急迫的推門、撞門、踹門，但無論他怎麼使勁都打不開那扇門！耳邊聽著舞台那兒傳來的各種聲響和尖叫，他不敢回頭看，更不敢多想，他只想趕緊離開這裡……離開這裡……

他忽然聽到腳步聲。

「誰？」陳宥德霍地轉身，背抵著大門，渾身發抖的用手機四處照明。

沒有人。

是太緊張了，心理作用吧？

陳宥德說不出是鬆口氣還是更害怕，因為舞台那邊已經沒有聲響了，遠遠看去，只剩燭火微弱的光，沒有羅先、沒有小鴉、沒有李芸喬和許嘉佑……大家都到哪兒去了？難道是……死了？不不不，如果他們死了，那剩下的最後目標豈不是——

匡地一聲，陳宥德抖到幾乎拿不穩的手機不小心摔到地上，他趕忙哆嗦著彎身去撿，然後，他發現手機螢幕亮光的前方，不知何時多出了一雙鞋。

紅黑交錯的布鞋，側邊還有運動品牌的 Logo，他認得那雙鞋，那是……他一抬頭，遽然迎向一張滿佈青筋的臉孔！

「啊啊啊啊啊……」

陳宥德失聲尖叫，不只因為害怕，還因為劇痛！

劉靜萱一把抓住他受傷仍在冒血的手臂，五指成爪、深深的掐進他皮開肉綻的血肉裡，接著狠狠一扯，硬生生將他手臂上一塊肉扯下來！

陳宥德痛得幾乎要暈厥，一時間只覺得眼前一片黑，手機摔到地上後一段時間沒有觸碰，螢幕光早已暗下，他什麼都聽不到、什麼都看不到，他只感受到血腥味和絕望的氣息，他身體一軟就要癱倒，脖子忽然又一緊。

他能感覺到劉靜萱冰冷僵硬的手指死死扣住他的咽喉，將他的背抵在門上、不斷把他身體往上舉高，手指越縮越緊、越縮越緊，他就要沒辦法呼吸了……

瀕死的恐懼激發他的求生慾，他瞪大雙眼，試圖用沒受傷的另一臂去扳劉靜萱的手指，但怎麼也扳不動，就在此時，劉靜萱後方忽然亮起一抹微弱的光，憑著高度優勢，他發現那是小鴉的臉，他燃起一線希望，張著嘴想呼救卻發不出聲音，只能眼睜睜看小鴉一邊朝自己悄沒聲兒的逼近，一手似乎抓著什麼東西。

小鴉抵達一定距離後，立刻按掉手機光以免被察覺，就著殘留的視覺效果瞄準位置，忽然加速衝上前、同時將手上的東西拍向劉靜萱前額。

「啊！」劉靜萱迸出一聲淒厲的尖叫，跟著鬆開手，陳宥德隨即往下滑落到地上。劉靜萱拚命掙扎，想用額頭上的箝制，小鴉右手從後方環扣住她脖子，左手按緊她前額並往後壓，讓她的後腦杓緊抵著自己的頭，同時間在她耳邊喃喃念咒，劉靜萱的身體開始大幅度抽搐，兩眼翻白、口吐白沫，小鴉依舊死命扣緊雙手不放，漫長的十幾秒後，她才終於整個人軟癱在小鴉身上。

小鴉順勢往後坐，這時才有餘力按開手機照明，此時劉靜萱已陷入昏迷，不遠處，

陳宥德垂著頭、生死不明的坐在門邊。

方才事發突然，王恩杰重傷瀕死，同學們又逐一遭受攻擊，他一時間是真的亂了手腳，只能救一個是一個，直到趕來救陳宥德時，才猛然想起一個只有他能用的驅邪方法。

烏家的血脉異於常人，族內盛行近親通婚，血帶靈力，就算他血統不純也仍有一定效用，他身上長年配戴慶安宮的護符，護符對一般陰靈有效，對殺人厲鬼作用卻有限，但加上他的血，效果就會增強，於是他一邊跑一邊抽出放在護符袋裡的黃符，再用指尖沾了自己身上傷口的血，在符咒上多寫一道驅邪符，壓在劉靜萱的天眼魂穴位置強制驅趕惡靈，這才總算成功。

「小鴉！」李芸喬扶著轉醒的羅先，正慢慢朝大門靠近，羅先一手摀著自己被砸傷的腦袋，半邊臉都是血。

「我的天！他們……」李芸喬摀住嘴，渾身都在發抖。

羅先清醒後，她擔心小鴉出事，加上想離開這裡還得從大門，她便攬扶著羅先過來，羅先平常總嚷嚷自己有神明護體，剛是猝不及防情有可原，現在劉靜萱確定是被附身，羅先總該有辦法處理吧？哪知兩人趕來，看到的竟是這般慘況！

「打電話報警。」小鴉喘著氣，推開劉靜萱仍壓在自己身上的軀體爬向陳宥德，打算幫他做 CPR 急救。

「我手機沒訊號——」李芸喬急急道。

小鴉頭也不回的打斷她的話，「現在會有了，快打電話報警！」